學校考

雜考故事

學舍 并 扁額 襴衫 序齒 捲堂 儒罰

四學 鄉學 祭法 啓聖祠

祠院總論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七　　　　校正

學校考七

雜考

故事

麗俗宗佛法而學校頹廢安文成公裕慨然發歎賦詩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競祀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遂以興學爲已任

安文成公裕納奴婢百口于成均館其後以鉤館奴婢多至數千餘口皆其子孫每九月十[illegible]日文成

公忌日各出錢布盛備祭需以祀本舘出綿布五疋
養賢庫又出米以助之
太宗潛邸時遊學泮宮自此築[illegible]辛碩祖記云廟號
在今壁上題名記
(補)初太宗潛邸時遊泮宮舘中舊有青畫鍾郎諸生
所用之器也太宗甚愛之及卽位命本舘匣而藏之
屢賜酒食以宴之由此為舘中所寶而年久殘缺世
宗朝兼大司成鄭麟趾奏其事上卽賜內府白樽二
雙白鍾畫鍾各一雙又賜酒于太學及四學學官率
諸生謝恩右議政河演與卿士會明倫堂課諸生仍

設賜器宴皆賦詩以頌之
(補)太宗爲前朝國子博士行爵於館中有青花盞郎
位後寶藏之至成廟朝破缺成廟命改造壬辰亂見
失孝宗乙未大司成金益濂奏請改造以續盛事上
命造二銀盃遣中使賜之仍下手札曰庸續舊典特
賜銀盃非以侈矣欲其久也非以酒矣欲其和也惟
爾師生用彰厥義式敬勿替
成均館儒生每歲書紙爲闕字尊孔子爲王而奉之
以四學爲四聖之封國如諸侯之仰天子以館中上
下舍之人任百官之職又有領敎遣使之禮四學儒

來助祭者則以詠諧爲題使之製述第其高下名曰
天場及第唱榜以爲戲焉太宗朝有內宦見之奏曰
成均儒生僭矣上曰此館中古例也其來已久昔予
居齋時亦不能免矣

世宗二十二年倪太史謙奉使東萊謁聖廟賦詩揭
板于明倫堂其詩曰曉向成均謁廟堂杏壇弘敞碧
山陽八條教典懷箕子萬世儒宗仰素王濟〻衣冠
忻在坐青〻襟佩喜成行文風豈特覃東海聖化于
今遍八荒其後天使陳鑑高閏金湜祁順董越龔用
卿韓世能朱之蕃梁有年相繼賦之遺墨至今在堂

壁上

(補)世祖四年六月錫宴于成均舘仍賜樂憲府言文廟不當賜樂上曰樂為國家不廢之物則豈有正於朝廷而邪於成均之理耶

(補)上嘗御思政殿召成均生員孫比長等各講所讀書仍教曰今召汝等非徒欲講經書使習朝儀耳仍賜御膳麥飯

成廟朝太學生李穆遇事敢言名動一世兩司皆送吏爭相傳報

三月上巳成宗從後苑命掖隸往視泮宮時值令節

諸生各還其家獨有一儒生讀書不撤命開後苑門
召之仍賜御廚之膳上尊之酒歸與諸生共之翌日
特命殿講賜其人笏

(補)三十二年成均館典庫吏耗米略干有司欲令追
償上曰國雖小豈乏養賢之資其勿償仍賜布五百
疋米三百餘石于太學又賜學田同知館事李克增
啓曰今承聖恩多受米布乞備酒食聚朝中文士及
諸儒生以爲斯文盛事上許之設宴之日文士大會
明倫堂上遣承旨賫賜內醞及御廚珍味

昌慶宮集春門在太學西畔世傳祖宗朝往〻便輿

出幸太學講論經傳

成均館春秋釋奠大祭後文武大小官聚會行飲福禮其禮甚盛自一品至堂上三品坐于明倫堂上交椅自堂下三品至九品坐于階上長床畧設饍卓皆俯伏飲復進大盤饌品極豐盡歡而罷盖治世盛事也壬辰亂後廢而不行

三館有新及第分屬者館先生多徵布物以為飲宴之需夏時成均館行之名曰碧松飲

(補)初成均館新登第入館名曰新來多有侵虐之習

宣祖己巳儒臣李珥奏請禁之由是其弊少衰

補中宗十四年金湜爲大司成時學徒爭集齋舍常
滿每日大成殿焚香謁聖時以爲斯文盛事趙先祖
聞之曰孔聖只一天理學者敬守此心對越上帝則
可不背吾夫子矣不必紛紜日日展拜然後爲得

祖宗朝嘗設更鼓于太學以警學生云成均館箋曰
學而時習之既盡立教之準則教亦多術矣盍設警
學之涵養鍾聲末分朱子存養心惺々之法雞鳴而
起孟氏有爲善孜々之言洪仁祐之文也

補太學齋任例以上舍生爲之而宣祖朝李福長未
登上舍而諸生屢推爲掌議以爲式士林

仁祖反正初太學生鄭道昌等延慈聖于路左慈聖
駐輦問姓名以新化之初先正士習爲諭因賜錦囊
成均舘盖自列聖朝優待故巡卒及禁吏皆不敢入
焉仁祖朝有一軍校巡夜入泮村上聞之命治其校

(補)英宗四十三年上親行釋奠所御冕服大帶即内
殿親蠶織造者也上以是語大臣大臣對曰誠三代
後盛事也

每歲濟州貢柑至則頒賜于太學試士賜第自祖宗
朝至今行之歲以爲常

(補)大成殿庭前二杏樹即成宗朝尹倬爲大司成時

手植云

學舍

(補)高麗睿宗四年置國學七齋易曰麗澤書曰待聘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取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之○仁宗十一年罷武學齋

(補)崔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諸生填溢門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凡諸生應舉者隸名九齋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

(補)恭愍王元年命葺治十二徒東西學堂

本朝明倫堂在文廟北成俔記曰我太祖即位之六年設國學於東北隅規模制度無一不完南爲廟廟左右有廡廟祀先聖而廡祀先師焉東爲正錄所其南爲廚又其南爲食堂廟北西房引長廊〻之北高其基左右夾室而中爲堂以爲師生講勸之所學官大司成以下大昕鼓徵諸生列于庭下一揖之後升堂執經以講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道是爲明倫也

典祀廳在文廟西李淑瑊記曰壬辰秋大司成李克基始建議營構焉度西廡之西偏曠地東作三間以

安簨簴南作四間以供燔炮垣其東西兩隅以固藩
屛門其西壁以便出入焉
尊經閣在明倫堂北徐居正記曰成宗朝左議政韓
明澮獻議請建焉閣既成并藏内賜五經四書及諸
子百家數萬卷名曰尊經尊經者尊敬奉持之謂也
享官廳在尊經閣東北成宗四年成洪貴達記曰聖
廟享祀之時獻官諸執事清齋之無其所也前大司
成成俔請于上經營之其制南向四間東西有房者
獻官廳也東西廊各六間便於寢食者監察執事廳
也東廊之東又有五間低而小者其庖廚也乃圖其

間架制度而上之

正錄廳在享官廳之南太祖七年成李睟光說曰國初爲太學而創立使叅下八直官記時政之大者正錄於廳上名曰玄冊藏之櫝中封閉出納矣亂後遂廢今只爲本舘叅下免身時閑坐之地及廟司差祭之所而正錄之義則蔑如焉

丕闡堂在明倫堂之西而一兩齋闢八齋在丕闡堂西南文正公宋時烈記曰上之二十辛丑命地府禁國內僧尼大臣以綽邊無漸爲言上曰然然則先罷京裏兩尼院以建北學癸卯九月大司成臣閔鼎重

啓曰北學旣未易設而兩院材瓦將擯於無用請就
太學以修齋舍之未備者上可之明年甲辰九月先
建別堂於西泮水之上次建二齋於西南名其堂曰
丕闡堂盖取朱子所謂贊聖上丕闡大猷抑私與正
之意也其齋之處北者則朱子盖嘗廢佛寺立儒宫
而曰一舉而兩得之故名曰一兩其處南者則程子
盖嘗論二氏之害而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故名曰
闢入斯兩言者似若程朱爲今日準備而待之也
六一閣在享官廳西 詳見大射
啓聖祠在文廟之東 詳見啓聖祠

崇節祠在泮水之東 詳見培養

(補)食堂在正録廳南太祖七年成每日朝夕時擊鼓告食東西齋諸生具巾服分東西列坐堂上各以年長爲班首掌務官監檢大司成若入泮中値食堂則或回堂監檢或坐堂同食生進及文科唱榜謁聖後巡過食堂名曰巡堂未知創自何時而至今行焉

(補)世祖朝有學庸論孟詩書易禮春秋九齋學規而無設置

(補)仁祖十七年兼大司成李敬輿言古有求仁智道養蒙之齋以分科教士令畧倣此意三科各以

二十人爲額四學置五人幷八十人令分處三齋
豐其廩食則養士之道得矣仍條陳節目令廟堂
覆奏行之

扁額

文廟之額曰大成殿韓濩筆也大司成閔昇重嘗模
印而跋其後曰進善趙涑精於筆法嘗曰聖廟殿額
華使見之謂古無其比余以爲若方古人羲之能爲
獻之不能爲又曰韓濩寫此時一字易數十紙至今
餘本有見藏者云
明倫堂額二其一朱子筆也模得於中國而飜刻云

其一天使朱之蕃萬曆丙午奉使東萊而書揭焉之蕃以筆名於天下云

啓聖祠額四賢祠額英宗御筆也

丕闡堂額文正公宋時烈所書也

(補)肅宗四十年大司成崔昌大疏曰聖廟大小門闥并無名號皆以俗語稱之名義既欠雅稱又難識別宜并用嘉名排定仍令該司刻板塡采分揭諸門事下禮曹禮曹覆啓崇飾廟門雖是美意而三百年所未嘗行者到今不必創設且無所益於右文實效姑徐何如從之

襴衫

(補)成宗八年輪對官白勛請令館學儒生以青衿團領行于街路頒經筵金國光曰先祖嘗欲行此而未果今使儒生異服則居館者必少矣上曰儒生而恥儒服是恥學聖人之道也知經筵李克培曰若使戴笠而服青衿必易從也上可之

(補)宣祖朝趙憲以質正官朝京見襴衫之制歸上封事請行之(詳見禮考)

(補)顯宗九年弘文館啓齋儒冠服大明會典服則用玉色襴衫寬袖皂緣帶則用皂絲巾則軟巾垂帶古

書多稱方領直領而大明始爲團領皂縧即大典所載縧兒而先正臣趙憲東還封事曰舉人之在監者俱服儒巾云似是軟巾而未詳其制別爲巾服圖以進

十年太學生上疏引趙憲東還封事請遵用皇朝襴衫之制先正臣權尚夏以掌儀實主其論時王世子將入學閔鼎重奏曰改易儒生之服色一從中國襴衫之制此其時也上問于判府事宋時烈時烈對曰既有可考之文改從華制宜矣於是上命弘文舘考其制仍命行之已而閔鼎重使于燕詳問其制於中國

之人又買得儒巾而來適國有故不果行
英宗九年大司成趙明翼上䟽請行太學生襴衫之
制曰儒生服色尙未釐正居齋之儒紅衣爲準應榜
之生巾後垂纓皆不免習俗之陋顯廟末年先正臣
權尙夏爲太學齋任時請依華制以粉布靑衿及幞
頭爲居齋服色生進新榜亦遵此例而裁付一朶蓮
花於幞頭之後俱中者則付二朶而別之三日後撤
去其花之意陳䟽蒙允仍卽貿取華樣一件於燕京
未及頒行遽遭天崩之痛遂使遵華美意未免中止
今果行之事若有待於我聖明繼述之德

(補)十七年四月命館學儒生仍舊服紅團領初儒生之居齋及赴殿試者皆服紅團領儒生不便之引青青子衿之文請服青衣大司成白之上問議大臣儒臣領相金在魯以為大典諸學生徒團領下註云青衿詩經註及字書曰領者衿也以此觀之似或紅衣青領也且故判書李睟光所著芝峯類說我國儒生私出入亦著紅直領明廟末年連值國恤習著白衣仍以成俗云然則紅衣必是祖宗朝舊制也雖以朝士服言之重處衣黑輕處衣紅凡儒生之入聖廟時着青衣入食堂及齋會時著紅衣意蓋有在也上命

如其言

二十二年八月始以襴衫定爲太學生之服先是儒臣尹鳳九嘗獻議曰臣嘗聞諸先師先正臣權尚夏云朱夫子嘗以襴衫與先聖之深衣并列於三加之服固可爲儒士之盛服况我大明高皇帝掃除胡陋之初以襴衫定爲太學生之服在我宗周之道屹豈非致意者耶此當日太學之䟽請而顯廟之許服者也今若行之尊周之義實在於此善繼之道亦在於此矣至是上聞安東鄉校有舊藏襴衫軟巾絛帶命取來親覽仍倣其制裁成一件賜成均舘藏之六一

閤又模畫頒示于八道及丁卯三月司馬唱名之日
諸進士始服其服而應榜上親臨視之仍命永爲定
式

補先是上欲復中朝進士科幞頭襴衫戴蓮花聞
喜宴等制然襴衫未知其式筵臣有言故吏曹叅
判金玏當神宗皇帝時奉使朝天皇帝宣賜幞頭
襴衫及太學衍義一部玏歸以巾衫藏之安東學
舍衍義亦有御寶眞蹟令兵曹正郎權萬云命政
院移關嶺營書與衣冠使與玏之後頒來至是萬
與玏之孫弘運領至時上弗豫强起盥櫛衣服冠

而坐台見二人曰待鄒魯之士不宜效漢高箕踞
況皇朝舊物尤宜尊敬乎遂命賜三經近還歸弘
思錄太學行義筋所司幞頭襴衫得其式宴議不
達於是生進衣冠悉復明制戴蓮花闘喜一乃止
臣謹按安東鄉校襴衫是高麗恭愍王所藏
云蓋皇明洪武之制也又天使倪謙朝鮮記
事曰景泰元年謙奉使如朝鮮謁成均館宣
聖廟館生謁見而皆著儒巾藍衫與華同但
巾用軟羅爲之云然則我國亦嘗行襴衫之
制而中廢耶

序齒

顯宗四年因大司成閔鼎重之言始行太學生序齒之制先是中宗朝癸卯嶺南儒生裴紳李齊臣遊太學倡議曰首善之地何可使長幼無序宜以齒序坐遂行於東西下齋又欲推而行諸上舍人多不悅於是諸生質于師長大司成李浚慶司成宋世珩皆以爲是獨知成均成世昌非之曰孔門亦有齒坐居進士洪仁祐曰二三子言志曾點最後對朱子曰以齒則點當次對此非孔門之尚齒乎世昌猶不以爲然其法乃不行宣祖朝甲戌太學生復爲行之李海壽

謂先正臣李珥曰榜次之坐尊敬壯元是亦禮俗也
齒坐非太學之所宜也珥曰壯元之尊施于榜會可
太學明倫之地王世子八學尚以齒坐况壯元豈若
世子之尊乎海壽默然〻是法未發亦廢及孝宗朝
戊戌諸生各以朋黨名色分坐於食堂於是完南府
院君李厚源請從李珥之議爲序齒之制上將行之
而諸大臣難之事竟寢至是最重始建議行之焉
肅宗二十三年四月命太學生復行序齒禮先時戊
午李元禎爲大司成以爲大學生齒坐之法即李珥
之議非古禮也遂罷序齒更爲榜次坐壬戌十月大

司成趙持謙奏上復行序齒及庚午四月李鳳徵又
改爲榜次坐至是大司成李寅煥請復行序齒上詢
于筵臣參贊官金世翊曰頃年故相臣閔鼎重遵用
先正臣李珥之論且議於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始
行齒坐之規是有所據矣徐文裕曰榜次之坐雖是
舊規旣因先正之論爲序齒之禮者實合古道且鄕
飮鄕射等禮行之雖闊而此皆當有序齒之節則以
齒爲坐宜矣申浣朴權皆以爲序齒不可不行上曰
大學明倫之地齒坐是矣自今以後以齒爲坐遂以
爲定制

(補)英宗十七年大司成尹汲疏曰食堂到記自有流來舊規諸生以年齒序坐而列書於井間冊子自署其房而中庶之人雖其年多只許末坐向日親講時進士李重普以庶名不忝食堂而與齋生李益普圖出到記顛倒座次刀擦冒錄宜有嚴處以杜後弊上命有司嚴查依法勘斷

齋薦

(補)舊例一年兩都目前一日齋任齊會圈點點多者三人書單子呈于吏曹齋任有故則自本館報吏曹

(補)成宗二年傳曰布列朝著者皆綺紈子弟令成均

館薦通經識務者遂薦安良生
十一年上諭成均館求經明行修之士館中薦鄭汝
昌爲第一汝昌不就
(補)中宗五年分遣史官五員于成均館及四學視儒
生居齋之多寡時就學者八百餘人遂明太學薦其
通經史識治體者
(補)六年三月上酌獻先聖仍行視學校曰予聞儒生
多聚于此其可用者抄選以奏於是以趙光祖金賜
弘黃澤三人應薦
十年成均館薦趙光祖吏曹判書安瑭奏曰光祖明

經術有行義爲成均館首薦所當擢用若拘資格例
調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矣上允之卽授司紙
(補)十四年令六曹中樞府漢城府弘文館四館及八
道薦聞才行無倫可用之人勿拘朝士儒生凡得一
百二十餘人
三十九年成均館薦徐敬德
臣謹按齋薦之法載於學令而成宗二年命
本館别薦賢士自是薦法益重文獻公鄭汝
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康公徐敬德館薦中最
著而至宣祖朝戊辰趙穆亦以館薦拜官云

捲堂

(補)凡空舘則本舘堂上會于明倫堂東挾室郎廳會于直房分八東西齋仍爲守齋堂上以空舘辭意草記掌務官進呈政院批下後堂郎出去招諸生宣諭諸生并四拜跪坐進書空舘之由使守僕進告堂上知舘事同知舘事則直啓大司成論報禮曹令禮官勸入則本舘堂郎一時出去與禮官拜禮招諸生宣諭如初承命八齋則禮官與本舘堂上書呈罷出草記不爲奉承則禮官因爲啓辭

(補)明宗六年舘學儒生請誅普雨屢疏未得請空舘

出去上日遣承旨史官招諭諸生令就食堂儒生無就者朝廷招朝官之爲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此幾月餘

(補)光海三年鄭仁弘劄誣文元公李彦迪文純公李滉不合從祀太學諸生削仁弘名于青衿錄主大怒命倡議儒生削籍禁錮太學生聞命捲堂而去吏曹判書李廷龜詣闕陳啓還寢

(補)仁祖九年館學儒生以副提學崔鳴吉劄批鞭箠僮僕抑勒驅集等教欲爲申辨上疏而諸生以聖教有惟物等語相率出去傳曰諸生之至於空館予尤

愧厲善爲開諭俾無過激之舉

孝宗元年夏五月太學生李弘相罰嶺儒柳稷上命
解其罰齋任金壽恒不奉命上下嚴教諸生遂空館
而去七月太學生朴世釆等上疏言柳稷不可不罰
上不賜批諸生又空館而去上聞之乃命館官禮官
承旨等開諭曰聖廟空虛過今日而無守直之人則
予何敢安處乎言念及此毛骨悚然又曰諸生誠是
也予甚驚愧遂寢柳稷解罰命使右議政趙翼敦諭
諸生乃至

文純公李滉曰空館之規未知始自何時以見

於史者觀之恐始於宋時捲堂

(補)顯宗八年二月館學儒生因事拜辭神門空館而出館官轉報禮曹溯考前例空館之日先遣禮堂次遣承旨招儒生諭入而時禮曹堂上皆有故上命知館事金壽恒大司成趙復陽同直宿聖廟招諭一節知館事舉行

(補)景宗庚子九月儒生捲堂空齋焚香執事以本館即廳分差行禮

儒罰

(補)孝宗九年太學生以黨論色目分坐上聞之命罷

大司成曺漢英職罰首唱儒生 詳見大學

(補)肅宗甲寅假注書柳壽芳以儒罰在身不爲進叅

習儀政院啓曰曾在丙寅年間南學儒生等削籍刑

曹佐郎孟世衡仁祖特命定役其儒生因大臣劄而

上且於己亥年間館學儒生等削籍承文正字金夏

樑臺諫以爲儒生之削籍朝官實是莫重之擧措仍

循此習則朝仕之通塞係於儒生之手不可不痛革

此習以杜後弊論啓蒙允今此儒生輩違令施罰請

令本館速爲除罰此後申明禁斷

(補)元年命成均館解柳世哲金綱等罰掌儀朴泰素

黃欽未承命上命停舉兩掌議使之當日內解罰政

院覆逆上又下嚴教新差齋任洪受恭李萬謙盡解

柳世哲金綱南重維等付黃

(補)大司成南九萬疏曰孝廟庚寅嶺儒柳稷侮辱

先正臣李珥成渾故太學生等施以付黃之罰孝

廟分付使之解罰而齋任等不即奉命孝廟震怒

有諸生豈不居四境內之教諸生惶恐至於空館

則命館官禮官承旨開諭至有齋任等之言誠有

識之教且有過今日無守直聖廟之人則予何敢

安處言念及此毛骨竦然之教又因館堂疏有驚

愧之批遂置柳禝等解罰之命而終遣大臣傳諭還
入至今傳以爲聖德事孝廟以雷霆之威豈不
能摧壓一二儒生而以事關先賢不可任其詆訨
而士氣尤不可使銷鑠故無寧屈人主之威而伸
匹夫之氣有若愛護稚穀不敢毁傷而俟其有秋
也今殿下乃於太學齋任等加之以特罰施之以
嚴命束縛鞭策不翅如牛馬故爲士者亦不敢以
孝廟時諸生自待今此解罰之齋任郎前日施罰
之人其心之不欲解可知而特摂於威命不得不
解之惟其言而莫予違怏則怏矣冠儒冠已如此

他日立於殿下之朝其不能面折廷諍必也大非

國家之福也古人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言

周人貴士故士亦自貴秦人賤士故士亦自賤周

秦之治亂興衰判於此可不懼哉

(補)六年以甲寅以後被停擧者七百餘人不可無慰

悅之擧特命放釋疏頭別遣承旨李翊提學李叡敍

金萬重等往太學試取

七年大司成金萬重上疏論學校之罰曰學校之有

罰蓋出於宋儒鄕約過失相規之意其於化民成俗

不無所補然其議秪可行於學校不可達於邦國請

自今以後儒罰如損徒等罰未解之前不得赴學宮
課製而至於國試則皆許赴焉得如朝士削職人赴
舉之例其有悪行不合赴舉者自有四館之停舉如
是則上之命令下之論議皆以并行矣

(補)四十年以李廷燁李宜輔冒儒罰赴增廣殿試并
拔去追付後榜

(補)英宗元年大成殿修改時移安於明倫堂卓後屏
風爲風所倒大聖位板墜地櫝傍版傍處長可布帛
尺五六寸不得已還安正殿行還安祭傳曰不謹權
安致此有頃事極驚心版櫝修改前例考據草記仍

命廟司齋生知名現告後掌議及班首爲先停擧
(補)四學舊無到記之規每於殿講命下多有換名擧
業之獘英宗乙卯命依太學到記例幷間署名俾不
得臨時換入矣至辛酉中學齋生五人執鬮於承傳
摘奸全數出齋仍取考到記則二十七日被黜之儒
生緣爲署名於三十日幷間一人自本月初一日至
三十日空間不署緣署與不署均爲朝禁而盖欲臨
科變幻彌縫故也因本舘草記幷自本舘限今秋會
試停擧仍以此後如此者限一講停擧事定式
(補)四十八年四月傳曰噫師道者戒心嘗竊歎而於

此亦無飭道乎令三年若有親而不歸覲以儒道宜
飭限三年停擧其令草記

㊉續大典　儒生輩朝官付黃削籍之弊一切禁斷
如有犯者自成均館啓達令該曹定配黃墨并勿施
當之者無得引嫌

續令上六年大司成徐有防啓本館齋任之不得自
削自罰事伏承考奏之命矣謹稽館例則自削名色
一自先朝定式嚴禁之後刱出自罰名色諉與自削
有異數十年來互相效尤仍成謬規迄未痛革云名
色雖殊而自罰自削元無異同此後一依先朝定式

無論自罰自制不得任自違越事申飭館學何如 上
曰此不過修改故制之事依此所奏出擧條申飭

庭揖

成均館舊例每年節日試製儒生政府館閣堂上齊
會皆踞椅子諸生入庭行拜故相臣盧守愼爲知館
事以爲拜下乃臣見君之禮也今宜令儒生行揖諸
宰下椅子受之以示優禮待士之意左右皆曰可至
今遂成定規
　宣祖朝監司禹伏龍嘗遊上舍時三公率六卿
入太學試諸生諸生列拜於庭下伏龍獨揖而

不拜禮官吕責之伏龍對曰非君臨之禮諸生不當拜庭下自世祖爲相時始行此禮其後文正公趙光祖以爲非禮罷之及南袞爲相惡諸生謗己遂復其拜小儒未達其宜不敢拜諸公皆稱善定爲揖禮云此與盧守愼所議定者相類玆附錄焉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七

校正

學校考八

四學

太宗十一年始置學堂從儀禮詳定所提學許稠之言也後又改置四部學

臣謹按四學之說始此而獨北部之學其刱廢年代無以詳焉按國朝寶鑑世宗九年以魚腊賜五部學則其時尚有北學而文宗行狀曰賜奴婢于四部學則五學已變而爲四

矣是以大典及輿地勝覽只錄四學而北學
不載焉及顯廟朝西厄院之毁撤也贊善宋
浚吉白上曰聞厄院是北學舊基云宜以其
材復建北學上從之以南九萬爲北學教授
董其役歲歉不克成
經國大典 置四學儒生一百人設教授訓導以教
訓之命禮曹每月考講四學諸生所讀書擇四學儒
生各二十人每六月聚南學令三品以下文臣三員
或試講論或試製述取優等者十人直赴生員或進
士覆試

文宗朝加賜奴婢于四部學堂

(補)世祖九年吏曹啓曰前此四學教官擇經明行修者以西班職帶之令革西班無帶之法以成均館兼任訓誨不專請四學校官各二以西班帶之以專訓教從之

(補)睿宗元年教曰近來儒生專事浮文不務實學勅勵節目商議以啓禮曹遂進節目須于四學

成宗八年定四學教官久任之法時教官數遞訓誨不專上教曰學校須擇師表亦須久於其任然後學者有所成就今四學教官不擇其人遷遞無常其有

作成之效難矣自今勿論時散擇經明行修者爲教官又立三十朔之法以久其任使之專業以副予養人才之意

二十三年上遣史官往視四學生徒無在學者於是教曰國之學校蓋欲預養人才治國安民也予於勸學之方無所不至而汝等不勤於學幼學壯行之義安在各勤於學問以致君澤民爲心仍賜酒

補明宗二年賜田十五結奴婢五十口于四學又賜奴婢十五口

八年上憂學校廢弛將極擇師教之長以李滉擢拜

大司成滉作戒諭文以警四學諸生曰學校風化之源首善之地士子禮義之宗元氣之寓也國家設學以養士其意甚隆師生之間當以禮義相先而四學儒生視師長如路人視學宮如傳舍常時具禮服者十無二三白衣黑帶雄雄往來及其師長之入偃卧齋中睨而不出此不過自便自肆積習成弊而所以使諸生如此者實由於師長不職之故也自今諸生凡日用飮食無不周旋於禮義之中惟務更相飭勵灑濯舊習推入事父兄之心爲出事長上之禮內主忠信外行遜悌以副國家右文興化設敎養士之意

二十年以萬頃古群山扶安界火島漁場賜四學以為収税養士之資

(補)宣祖壬辰兵燹後先設中西两學先海巳酉禮曹判書李廷龜啓請漸次復設事下該曺以各道所在宮闕餘材營建

(補)仁祖元年大司成鄭曄請擇學術精明之人為之師儒分遣四學任教導之責從之

仁祖七年上命增置四學儒生從副提學鄭經世之請也先是每學各置十負自經甲子之變減為五負丁卯亂後又減為二負至是經世奏請增置三人為

五員上從之

(補)同年禮曹啓四學免稅田畓依祖宗朝規例一切勿侵事公淸監司處移文何如從之

(補)八年禮曹啓四學之中東學最殘供饋不成貌樣奴婢三口令該曹題給從之

(補)孝宗五年因進臣言京儒之名漏靑衿錄鄕儒之名漏鄕校案者勿許赴擧

(補)大司成金益熙啓四學儒生製述元額十三三學各取三人一學取四人而每歲輪回小學初試元額十人兩學各取二人兩學各取三人而亦輪回矣今

儒生應講者小製述者多請於講額中二額移給於
製述又參恩賜額使製述合爲十六而每學取四人
講則減爲八額而每學取二人似好上曰依爲之又
啓曰四學無書籍師生講讀共對一冊請令所在邑
印送四書三經小學等書齋學置數三帙從之
(補)九月命名官之有文學者兼四學教授專管四學
以鎭士習之浮薄
(補)禮曹啓四學書吏二人載於法典而中廢今則居
齋儒生有其定數通讀製述頻數不可無使喚似當
變通定給戶曹覆啓各一人題給

(補)八年禮曹啓扶安萬頃古群山漁箭乃是明宗乙丑四學折受之處而去甲午爲宮房所侵其時判書鄭維城以四學賜與不許宮家橫侵而收稅魚物輸納四學之意移文本道矣四年之間又有此宮家爭端豈或有別樣曲折致此乎令本道查啓處置從之全羅監司趙啓遠啓本扶安等處漁箭四學折受將至百年之久訓鍊都監前於折受內橫奪一處因四學移文別定差員明查訓局無辭而退其後仁祖朝議政府又橫占一處四學稟其時三公以爲祖宗朝賜與多士供饋之物不當移屬即爲還屬四學其後

又入於貞安翁主房折受中本曺又以仍屬之意入
啓蒙允矣今此淑安翁主房折受在壬辰則與四學
折受之年前後懸殊自當依法典分先後决折回移
依啓
㊉十年吏曺正郎金壽興上䟽請增設司業分管四
學曰聖明留意學校之政特創祭酒之官委以作成
之責國家根本寔在是矣然四學敎授之設當初本
意實非偶然而設立累年未見實效不果聚會儒生
課製詁畫而已尙何有於培養之道哉近聞祭酒輪
赴四學嚴立學規講讀誘掖靑衿之徒莫不聳動有

足觀者兩等一祭酒終難奔走四處臣愚以爲特以當今

有學行陞擢之人差出司業四人分管四學雖移他
職兼而不改其所敎導一遵祭酒之條式祭酒有時
往觀而摠察焉則是四學各得一祭酒其爲效必不
淺鮮矣

十年上命兼祭酒宋浚吉勘定四學規制浚吉與禮
曹判書洪命夏同知館事趙珩大司成李廷夔議定
以進

四學規制　學官及兼敎授四時各一巡聚學生
取講誦者十人又取製述者五人通計講誦者四

十人製述者二十人歲末館官與學官合坐於大學會四學所選者合講聚十六人合製取八人許赴生進會試且申明小學考講照訖之規始許錄名赴生進初試詳見選舉考○大司成及祭酒與館學諸生頻數會講取其才行最優者依學令每歲終書啓收用○增選童蒙教官四員并前所設合八員禮曹分差各二員於四部分論士夫與凡民子弟一體訓誨前設分教官四員似涉冗雜今宜革罷但三江童蒙無受學處擇其地可合訓長者差分教官二人以訓之

(補)顯宗元年北學復設後禮曹啓四學中東南西學
尤甚殘弊使喚奴婢本自不足令若除出若干移送
北學則本學事勢實難堪北學奴婢令該院以他司
奴婢有裕處定送何如從之
肅宗三十年頒經籍于四學
以全羅道扶安萬頃漁塲之稅還屬于四學權減分
差敎授從四學敎授之請
(補)英宗四年禮曹啓學宮本非米布衙門養士支供
之需專賴於外方奴婢之貢布矣近年以來連値凶
荒逃故存者無幾請令戶曹掌隷院遂上奴婢中量

宜劃給從之

(續)今上六年館學儒生殿講時命四學掌議押班後

傳曰館學無異館儒齋任雖有押班之例學儒齋任

元無押班之事此後春秋到記學儒齋任一體押班

應試與否亦依未赴到記之館儒齋任例擧行

鄕學

太祖元年上命諸道按察之臣以學校興廢爲考課

守令之法○是年濟州學校成○上卽位以後聲教

遠被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皆建學聚士以訓經書

以閔安仁爲平壤教授安仁修葺文廟倫儀釋奠歲

條約以教諸生

太宗朝儒學提調權近上疏進勸學事目八條

鄉學事目 鄉學師儒爲他州教授則其生徒亦赴其鄉校俱不得自便受業請自今在外儒官私置書齋教訓者毋敢定爲他州教受生徒亦毋令强赴監司守令仍加勸勉使各安居講學

世宗十七年賜書籍于濟州學校

㊓世祖六年禮曹啓教養人才國家重事請自今京外教授官教導學長擇學問精熟堪爲師表者授之成均館四部勤慢則本曹檢察外方則觀察使親自

講問則移文本書轉啓如有成效者特加襃奬除生
員進士承補八學外年過四十不學問閑遊者各其
教官報本曹移文兵曹充定軍役以懲其餘守令不
能修明學校者觀察嚴加糾理從之
七年上諭諸道觀察使曰近來學校陳弛是由上之
人勸勵未至耳予嘗親行成均館幷聚四學儒生試
藝使之勸勵卿亦體予意每行州縣詣鄕校躬試諸
生且飭教官勤勉教誨焉
成宗朝永安道觀察使李啓孫啓曰本道之於我朝
爲岐陽豐沛而永興爲一道首邑於本府鄕校擇文

官之學業精博者差教授衆諸邑儒生教誨之則人材可以成就而六鎮風俗亦將變化矣從之

(補)二年禮曹啓諸邑儒生額數且少學舍頹廢師生或有僑寓私營觀察使慢不致察有違國家興學校之意諸邑儒生勿定額數其學舍頹廢者亦令修繕從之

(補)五年上謁齊厚陵至松都將親祭穆清殿松都儒生李德根等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五百年大都豈無耕莘釣渭者且殿下祭真殿而不祀文廟非隆師重道之意願謁文廟試取人材於是上至文廟謁

聖而試士以未有世祖古例不果行賜儒生米三十
石綿布五十疋
七年上下諭禮曹曰治國之道教化為先咨爾禮曹
郎唐虞司徒之官周禮春官之職以教人明倫為任
其令四方儒生皆習小學三綱行實使漸染薰陶以
成風化
八年上幸太學行大射仍命列邑行飲射禮
二十年上以鄉學書籍甚少命印四書三經頒賜于
諸道
二十一年上謁英陵所過州縣遣官致祭于先聖給

學生米有差

(補)經國大典　諸道觀察使擇道內校生每六月設都會所差文官三員或講論或製述優等者啓聞直赴生員或進士覆試下三道各五人其餘道各三人

○校生所讀書日課每月季守令報觀察使觀察使巡行考講依學令勸懲置簿教官殿最時憑考其月課日講優等者量減戶役

中宗二年平安道觀察使安瑭設作成庫以贍學廩至今遵用焉

(補)三十年謁齊陵遣官祭長湍坡州高陽三邑鄉校

還詣松都成均館行酌獻禮賜儒生米百斛試文士
於明倫堂武士於滿月臺
補明宗七年賜開城府學宮田十結
補十年靈巖鄉校位版爲倭賊汚傷命埋案于凈潔
處改造位版行慰安祭
宣祖二年儒臣李珥進東湖問荅論鄉學之制曰
列邑每三年一選其鄉人之通經史可爲人師者
報于監司監司合其選而移于吏曹吏曹按其簿
博採公論更加精擇差定訓導必以其邑之人授
之其邑無人則授隣邑之人隣邑又無人則授以

其道之人不限其箇滿准以成教為期每年監司
親自考其成績〻之上者馳啓論賞授以六品之
職以聳動士林夫如是則訓導之職甚重而不屑
就之士亦有肯為者矣
六年上從三司言將行呂氏鄕約儒臣李珥奏曰鄕
約是三代之法而今將行之近代所無之盛事但凡
事有本有末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鄕約乃正萬民之法也朝廷百官
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捨本治末事必無成矣上
然之

七年命撤去開城平壤二府先聖十哲塑像代以位版

李睟光曰開城平壤二府之塑像蓋元時自中國來者至是依皇朝嘉靖之制始撤去云

臣謹按星州鄉校亦有塑像文簡公金宗直嘗過星州作塑像賦其辭曰煥泮制之復古安木主而釋菜蓋泮宮則去塑像而用木主已在於嘉靖之前矣

十九年置提督官于八道以訓諸生

公州提督官趙憲上封事曰我朝賢良明經等科

纔設於趙光祖立朝之日而旋廢不行厥後用人
之路只倚科舉一事而初講小學乃見監試後設
圓點滿數赴舉意非不美事非不密而惟謹抄科
文善於剽竊以爲干祿之徑是以李珥嘗於石潭
書室不許人持科文抄集惟以小學近思錄先奬
誨之次及四書五經經學不明文理不達者不許
赴舉臣既冒受提督之任請以先賢之說申舉學
校規制并嚴科舉事目惟使童蒙八歲以上者聽
教于學長業儒私自讀書之類悉付于鄉校分齋
別類因材廩誘日有課程俟其有成然後臨場擬

述依朱子三八日出題四九日考試之規幼學而
不通四書作賦詩無倫理者不許觀光于監試生
進而不通近思錄經史爲文章不以理勝者不許
冒入于東堂別試鄕人之求入于館學者不於提
督畢講小學四書者亦不許入
仁祖十六年命各官鄕校釋奠犧牲代用獐鹿時新
經兵亂農牛盡斃鄕校犧牲以猪羊代之至是京畿
監司金南重奏言畿甸各邑猪羊亦盡請代用鷄牲
上曰以羊易牛猶或可也以鷄易牛則事甚不可禮
官請以獐鹿代用上許之

二十五年命諸道春秋釋奠勿用太牢以新經兵亂也

舊法各邑鄕校位版見偸則守令罷職至是朝儀以爲此適中奸民欲去士主之計遂廢是法

(補)時屢經兵亂諸州縣學校多荒廢不建儒生輩出私力營建時施賞以褒又以兵革數興國用匱竭年穀不登校生納粟納馬則皆許免講久之又以免講多蠹弊故非禮書帖文者不施惟松都以太祖下教無講汰法一如京學

(補)二十一年平安道觀察使啓請北儒生頗有向學

之心請擇本道文官爲敎養官且印頒經書上從之
頒經書各十件
孝宗十年命兼祭酒宋浚吉勘定學規
鄕校之規　外方鄕村各建書堂各定訓長不無
其效而近者其法廢壞今依遵承前日事目申飭
修擧而其訓長令其一鄕擇差一如太學掌議之
例而守令時時親自往審考講其學徒監司及都
事敎養官亦考講或製述如有實效表著者依大
典其師長量減戶役其學徒量施賞格而其中最
表著者則啓聞其師長陞爲童蒙敎官或除他職

以示勸奬之道

顯宗四年贊善宋浚吉議曰大典續錄所載外方州府郡縣祀典等第實甚明白如東方先儒薛聰崔致遠安裕等既許縣祀而惟鄭夢周若我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等六賢不載於其中則恐無是理該書謂續錄之撰成在於六賢從祀之前故不及并載云考之國典既如此稽諸禮經亦有有舉無廢之文則位版造成之舉何可已乎即令諸道縣學或祀或否郡學則應祀假上十位而亦或祀或否界首州學所祀亦有與太學不同者莫重祀典紛錯

不齊有如是者宜有釐正之典上從之

(補)五年命置平安道江邊教養官以教儒生

(補)六年京畿監司金壽興啓請鄉校勿用牛牲禮官奏曰鄉校用牛牲雖是謬規用之旣久且國學亦以騂牛代羊第觀五禮儀州縣釋奠正配位圖式則脯醢并爲用鹿云今若依此禮文釐正改用則各邑之臨時捉鹿實所未易各道釋奠所用牛脯之價旣自惠廳以給則只用其脯仍舍其肉使之必用鹿肉不但有弊久遠規例猝難變通其令各邑令姑一依前例釋奠用牛一可矣上從之

(補)八年四月温幸時判中樞府事洪命夏劄言成宗
幸英陵駐駕驪州遣官祭於鄉校至今以爲美談上
遣重臣以太牢祭温陽鄉校
九年忠清監司閔維重啓言列邑聖廟位版尺度不
中禮式上命禮曹考其制仍舊勿改
禮官啓曰取考五禮儀位版圖式則長一尺二寸
厚八分廣四寸云而太學各位位版則大聖位版
度以周尺則長三尺八分厚一寸四分廣一尺一
寸五分四聖位版長二尺七寸一分厚一寸二分
廣九寸九分十哲位版長二尺三寸厚一尺二分

廣八寸東西廡位版長一尺八寸九分厚一寸二
分廣六寸三分與五禮儀長廣之制如是懸左太
學位版當初制造未知倣於何制通考文獻通考
大明集禮會典等書而俱無可據禮式尺度旣不
可考則各邑位版有難輕改

臣謹按位版尺度有中朝已定之式而不入
於其時禮官之考啓故玆附錄于左皇明世
宗嘉靖九年撤去塑像代用木主孔聖神版
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
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漆金書四聖神版各

高一尺五寸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
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先賢十哲以下諸弟子
神版各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
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先儒左邱明以
下諸子神版各高一尺三寸四分濶二寸三
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
赤地黑書此載於王氏續考而其槩又畧見
於文烈公趙憲東還封事矣
十三年忠清監司南二星啓言五禮儀大小祀牲牢
條文宣王以騂牛代羊外則否縣只用豕一其州縣

釋菜饌品圖式羊腥之外亦無牛腥而各邑例用牛
肉盖以鹿脯未易措辦不得已而代用也然祀享事
重從今爲始外方不得用牛腥縣則不得用羊腥如
不得已則以羊易牛或無妨矣上詢于領議政鄭太
和太和曰即令釋奠祭外方所用饌品與五禮儀不
同者初非不察禮文而然也令不可徒倣五禮儀註
䟽反致難行之獘至於羊脯羊腥責令州縣辦用則
實未易矣上從之
肅宗五年上以儒敎廢弛復設慶尚全羅兩道四界
首提督官

八年上命各邑鄉校位版一依太學爲粉面之制先
是各邑位版或粉面或否焉至是因左議政閔鼎重
之請有是命
九年上命各邑鄉校位版奉安次序皆作圖以上釐
正其違制者從左議政閔鼎重之言也
十年上命除松都儒生講汰之法時將講汰各邑校
生禮曹判書申晸奏曰昔太祖大王定都漢陽視松
都一如漢京聖廟仍稱曰成均其養士之具賜與之
物與泮中無異萬曆壬子亦有講汰之舉而因李德
馨李恒福之言松都儒生特許免講今亦宜有區別

以示優待也上從之

十二年禮官奏曰太學位版元無鞱籍而各邑鄉校間或有馬實是違制自今請勿用上從之

(補)十三年禮曹啓觀此公洪監司狀啓則各邑釋菜時用牛頭取考五禮儀則州縣釋奠只用羊豕小牢云則奠用牛頭實無所據查問本道則公州沔川平澤稷山鎭川等五邑用牛頭其他各邑皆不用之而五邑豕腥羊腥外又用牛頭添作法外一腥殊甚無據使之勿用何如上從之

(補)十四年李珥成渾黜享文廟時兇黨充滿中外金

山儒生輩以鄉校所黜享位版懸的射帿而辱之郡守李世白(後改世稚)聞之急遣刑吏盡捉來凡十三人恐營門不嚴處先以笞五十自斷後擬理論報更加嚴刑只數人得活餘皆杖斃而一世稱快

補三十一年右議政李濡啓請校生落講勿定軍役只懲罰布事一依故相臣張維金堉諸先輩之見釐正廳節目啓下頒布從之

三十四年海西儒生疏論信川郡守朴俊蕃釋奠用羔之非禮書判書李演煒啓曰臣竊考五禮儀外方鄉校牲用羔豕云則以羔羊見之以牛代用此是謬

覲遐方之士不知禮典之本自如此而陳疏論列矣請自今申飭諸道一從禮典上從之

(補)四十年改定鄉校從祀位次之式

(補)英宗二年成均館啓曰八道各邑享祀所用幣帛麁細不一今年秋享所用幣帛亦品尺數一依禮式本館堂上郎廳監封分送於各道監營使之傳致各邑而勞念載運之節若委於私便則不但中路踈忽之可慮亦恐有損於尊重禮幣之本意也諸道嶽海瀆所用禮幣皆付於香祝之行自今為始各邑所用禮幣亦依嶽海瀆幣帛例一體須送於香祝之行似

合禮典分付該曺以此擧行何如傳曰允

(補)十六年九月上謁齋厚陵駕還松都謁先聖仍周覽學舍歎曰美哉基也勝國好佛不好儒以至於亡惜乎御明倫堂召見諸生書下尊聖道三字揭于壁賜四書三經各一部貯尊經閣教曰先朝癸酉幸故都也欲視學未果但依兩朝故事賜綿布今亦賜綿布一百疋

(補)二十二年五月命州府郡縣之學并祀宋朝四賢及我東十二賢并祀十六賢具載法典祭禮條小註而小縣多不能遵行故有是命

從祀之式 大典續錄曰開城府及諸道界首官
依太學之制州府郡則免㕘兩廡諸位縣則并免
殿上十哲位惟宋朝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
子晦菴朱子及新羅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
高麗文成公安裕則州府郡縣并皆祀之○橫渠
張子康節邵子甫廟甲午陞配國學大成殿後將
并祀於州府郡縣曰禮官言只令開城府及諸道
界首官祀焉至當宁四十六年命州府郡祀之仍
製下御識
御識 噫宋藝祖時五星聚奎其後濂洛關閩相

繼輩興理皇尊尚得謚爲理 至我朝先正文正公首以建請遂于甲午陞配六賢於大成殿猗歟盛哉噫其年殿庭頒敎時予亦叅焉其敎文亦在私録豈意嗣服四十六年歲庚寅因社壇事而及於此乃得其時春曺故事詳知本末而二賢之尚今闕焉豈繼述之道乎且縣學遵成廟故事州府郡一從甲午下敎同配殿内則遵故事繼先志可謂兩得以此飭諸道而予有追慕萬倍者何則予年二十一獲覩盛儀今七十七追昔年正祀典復何餘憾畧記其槩於倫考云爾

續大典 高麗文忠公鄭夢周本朝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文元公金長生則州府郡縣幷皆祀之 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丙子從祀文純公朴世采甲申從祀幷令州府郡縣祀之

(補)祭法 同文廟

(補)祝式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朔某日某甲某州官姓名 府郡縣同 敢昭告于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 祝辭同文廟 以先師兗國復聖公顏氏郕國宗聖公曾氏沂國述聖公孔氏鄒國亞聖公孟氏配尚饗

告由等祭伏以以下別撰辭 ○配位無祝文

補齋官釋奠獻官守令亞獻官終獻官東西從享分獻官各一兩廡分獻官各一縣則無○以上并佐貳教授訓導及本邑閑散文官祝以下諸執事并學生 ○告事由移還安祭并同

一 補大成殿修改慰安告由等祭州郡縣報監營監營狀啓自京備送香祝

釋奠饌品之式　正配位每位八籩在左爲三行以右爲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魚鱐次之第二行棗在前栗與榛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與鹿脯次之八豆在右爲三行以左爲上第一行韭菹在前醓醢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鹿醢芹菹次之第三行兔醢在前筍菹魚醢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一在豆前實以豕腥

簠簋各二在籩豆間簠在左實以稻粱々在稻前簋在右實以黍稷々在黍前

爵三在簠簋前各有坫

儒生員數 府牧置九十人都護府置七十人郡置五十人縣置三十人

鄕飮酒儀 每年每冬州縣擇吉主人戒賓年高有德行者其日主人迎賓于學堂門外相者指導揖讓入衆賓隨之至堂賓再拜主人荅拜衆賓行禮如上儀訖位奏樂主人獻賓々酬主人觴行五遍賓主皆與司正衆所推服者告戒曰仰惟國家率由舊章崇尚禮敎今玆擧行鄕飮非專爲飮食而已凡我長

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门外比於
鄉黨昏訓告昏敎誨無或逕墮以忝所生在位者
皆再拜如初賓降出衆賓隨出主人送于門外如
常儀

鄉射儀　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行禮前一日
主人戒賓（孝悌忠信好禮者）其日除地爲壇張侯去壇九
十步主人迎賓于門外相者指導揖讓入衆賓從
之至壇主人在東賓在西賓再拜主人答拜如上
儀訖座奏樂主人獻賓〻酢主人酒三遍乃撤卓
司射（衆所推服者）陞壇射賓主比耦搢三挟一以次而

射每發矢皆樂作射畢司射命貿于設觶不中者

卒觶反置于卓衆賓不中者以次繼飮〻遍乃撤

觶賓主皆再拜如初賓出衆賓随之主人送于門

外如常禮

(補)韻玉曰東國舊無學校高麗忠列王時江陵

按廉使金承印剏立文廟於花浮山硯滴巖下

列邑文廟継起○輿地勝覽正統庚申海州牧

使李相移建鄕校于文憲公崔冲舊宅之基其

後鄕人因以冲附祀于文廟弘治初牧使鄭誠

謹以非祀典所在罷之○江陵道襄州今襄陽府郡

舊無鄉校忠肅王時按廉使安軸始符下本郡
及通州(今通川縣)營立聖廟○京畿道利川縣舊無
鄉校本朝太宗壬午監務邊仁始建聖廟○陰
竹縣舊無鄉校世宗戊申縣監朴穆始建聖廟
○忠清道連山縣舊無鄉校太宗朝務監朴坤
始建聖廟○慶尚道安陰(今安義縣)舊無鄉校生
徒僑寓於傳舍或縣司先聖神版東之屛處每
春秋釋奠出而陳之成宗癸巳縣監崔榮始建
聖廟○全羅道求禮縣舊無鄉校每春秋釋奠
僦行於閭舍中宗戊寅縣監安處順始建聖廟

○星州鄕校五聖十哲塑像中宗初牧使康仲

珍代設位版

啓聖祠

宣祖乙年質正官趙憲朝京師歸上封事請建啓聖廟曰臣竊見皇朝聖廟西北有啓聖廟廟中啓聖公孔氏在北先賢顔無繇孔鯉在東曾皙孟孫在西先儒程向玉字邊蔡元定在東廡朱松在西廡盖學校所以明人倫也文廟位次顔子曾子子思在上顔路曾點伯魚在下父居子下豈安情理故世宗皇帝乃作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此雖齊聖不先父食者

至是無遺憾矣臣以爲我國文廟之西依皇朝之制
建立別廟而春秋同祀庶乎倫全義安矣

臣謹按啓聖廟之議始自宋儒熊禾洪邁而
皇明儒臣宋濂方孝孺程敏政謝鐸皆相繼
請祀至嘉靖九年因張孚敬之言始許建祠
然王氏續考洪武定制曰春秋上丁以太牢
祭先師孔子是日子夜先祭啓聖公孔氏用
小牢先賢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
享先儒程(玉邊向字)朱松蔡元定從祀云則其立
祠雖在嘉靖而實高皇帝之所已定也

顯宗九年館學儒生申應澄等上疏請立啓聖廟又

請以程(玉邉向字)朱松蔡元定周輔成張迪從祀上命

議于大臣儒臣仍許剏建而歲歉未克成

判中樞府事宋時烈議曰顔曾思之父子位置揆

以天理人情實爲未安依中朝例建啓聖廟而以

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程(玉邉向字)朱松蔡元定配享

於叔梁紇則名正理得事體完備矣

贊善宋浚吉議曰啓聖廟之制即中朝之所已行

而其意自好不可不行但周濂溪與張橫渠之父

兩人事行與中朝已行之典更當詳考也

臣謹按明史云萬曆二十三年以周惇頤之父輔成從祀而王氏續考曰萬曆二十六年國子監學録張養蒙請以張載之父迪從祀曰輔成既得此例於(玉邊向字)松則張迪自應比例於輔成云

肅宗二十五年冬將建啓聖廟遣禮曹判書金搆大司成洪受疇相地于泮水堂之西北而已相臣崔錫鼎啓曰國有太學所以尊先師之道也以門弟子及後世儒賢從享事理當然而至於泝而上之設立啓聖廟以叔梁紇主享以顏曾思孟之父配享似無意

義其在祀典義理俱涉未安上命議大臣領中樞南
九萬議如錫鼎同右議政申琓議曰今此啓聖廟之
議非刱於今日也中朝已行之先朝亦有成命蓋出
崇儒重道之意叔梁紇之請祀其曰其啓聖之功則
顔曾思之享於殿上而顔路曾點孔鯉之祀於廊廡
推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義殊極未安故有此別
享之議出於義起然至於推而廣之周程張朱之父
一體幷祀則未知其果合於義理也若其建祀之議
先朝旣博詢諸臣使之行焉在今惟當遵中朝之典
禮追先王之成命矣上曰啓聖廟皇朝之所行先王

之所明右相議其予意相符依其議行之

二十七年禮官啓曰啓聖祀祝幣奠獻之節籩豆佾舞之數及位版稱號多有可疑者上命議于大臣儒臣左議政李世白曰此是明皇所刱行而今日之擧亦出於宗周之義則已係大小義節亦當以中朝之制倣而行之豈容有異同哉臣嘗見明史嘉靖十三年帝視學從祀及啓聖公奠用酒脯云則其奠獻之節不曾一如聖廟此猶可見且張璁議中所引熊禾之言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鄒國公孟孫

氏侑食同饗云以此觀之則封爵稱號似有可擬矣
右議政申琓曰明史既稱啓聖祠〻與觀廟固有間
矣用以小牢而獻官分奠則其不能一視聖廟之義
於此亦可見矣至於叔梁紇孟孫氏俱無爵號云者
禮官似未及考出祀版既無書名之事且已有封爵
於前代則到今不必別爲稱號矣兼祭酒權尚夏曰
文烈公趙憲東還封事中朝啓聖廟位敍啓聖公孔
氏在北顏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氏在西又按孔
子通記曰有激公宜者娶倪氏生孟子三歲而激公
宜卒據此則叔梁紇孟孫氏俱有稱號可徵似當以

此題於位版而莫未知澂公宜三字皆是名耶抑澂公是爵而宜是名耶且以合配位四聖既不書名字則於此四位亦以某爵某氏書之者似得宜至於祝幣眞獻籩豆啓聖公與兖國公俱是公爵不宜異同若樂佾則後世公侯之稱皆是列卿之秩似不當純用古諸侯之禮也蓋得為而為之禮也不得為而不為亦禮也禮官夏啓曰詳考文獻則叔梁紇宋祥符中追封齊國公孟孫氏元時追封邾國公位版書式似無可疑至於典祀則皇朝之品式詳載於圖書編當以此做行焉 續考曲阜侯萊蕪侯皆祥符中所封泗水侯崇寧中所封云

五月啓聖祠成以齊國公孔氏主享曲阜侯顏氏泗水侯孔氏配享在東萊蕪侯曾氏鄒國公孟氏配享在西初顏無繇曾點孔鯉祀于文廟故先期告由移于別堂設題位版至是安于新祠

祭法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行

祝文

篤生大聖爲萬世師值茲上丁精禋是宜 右齊國公祝

啓我復聖令德彌著值茲上丁享儀斯舉 右曲阜侯祝

功存啓聖禮擧從同值茲上丁精禋是修 右萊蕪侯祝

聖門出聖賢公餘慶茲當上丁虔禮致敬 右泗水侯祝

誕我鄒聖道亞素王茲當上丁禋祀是將 右鄒國公祝

齋官　獻官 堂下三品

饌品式　左二籩脯一果一右二豆醢一俎一簠簋各一在籩豆間簠宗以稻簋宗以黍俎二在簠簋前一實豕腥一實羊腥爵三在俎前有坫幣用白苧

補禮書啓文廟酌獻禮時啓聖祠亦當有遣官奠獻之禮從之

英宗十五年命諸道州府大邑待年豊皆建啓聖祠

補十六年親行釋菜時啓聖祠祝史命依常時例

三十五年以御筆書下啓聖祠額命揭之

七月上幸啓聖祠行再拜禮仍命定以爲式初舘官

及儒生之謁啓聖祠者皆行四拜朝議以爲不可上

以大明會典載四拜禮不必改也遂仍行之至是大

司成徐命膺奏曰文宣先師事以王禮故行四拜而

啓聖公則曰先師以禮之其禮宜有隆殺且無王號

雖儒生當再拜也從之

臣謹按元文宗時孔思晦上言宣聖封王而

父爵惟公願加褒崇乃封齊國公爲啓聖王

而皇明洪武子夜之奈尚稱公而不稱王故

我國亦遵之

校正

學校考九

(補)祠院總論

(補)中宗三十六年豐基郡守周世鵬因文成公安裕舊基豐基屬縣順興建祠宇享以春秋名曰白雲書院〻左右有序聚凡民俊秀者而講習學問儲穀取羸以供廩餘貿經史開基時得銅罷三百餘斤責以貿經籍以備講讀明宗庚戌文純公李滉継莅本郡以爲敎不由上則後必墜廢以書遺監司請轉聞于上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

賜額頒書兼給土田臧獲俾學子藏修監司沈通源從其言啓聞賜額曰紹修書院命大提學申光漢作記仍頒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 書院賜額始此

(補)凡書院額號藝文館撰定備三望入啓受點後令善寫人書寫下本道懸版禮書佐郎往宣額號宣額致祭時祭官以道內守令差定○御筆賜額則懸板令京刻手摹刻而眞本則奉安於本院近侍陪進而儀仗鼓吹前導○祠院修改時位版還移安祭自本官擇日設行

(補)明宗九年上以鄭夢周道德忠節不讓於安裕命

即其生長之地刱建書院扁額書冊奴婢田結一依

紹修書院例頒降

(補)李滉曰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顧何所取於書院而中國之所尚如彼何哉隱居求志之士講道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囂競抱負墳策思逍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以歌詠

先王之道以蓄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視國學鄉校在朝市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有異物之遷奪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之非惟士之爲學得力於

書院國家之得賢者必於此而優於彼也

(補)又曰自宋朝四書院之後漸盛於南渡而大盛於元明之世國家學校不若書院之可專於尊賢講道之美意故或曰私立曰罷命之或國命之而擇人教養也

(補)宣祖元年黃海道儒生等刱建朱夫子書院上疏請額上嘉之以御筆賜額曰文會

(補)八年賜額陶山書院先時明宗朝命礪城君宋寅使畫陶山又書入先生陶山記及詩篇作屏簇以進常置寢殿中故有是命

(補)十一年李珥應旨疏曰近來書院之建可養志學之士為益不淺而但不設師長故儒生相聚放意自肆無所矜式不見藏修之效國家設立本意必不如此故議者或詆書院以為可罷此非正論也臣愚欲乞於大處書院依中朝之制設洞主山長之員薄有祿俸如童蒙教授之例擇有學行可為師表者及休官退隱之人使居其任責以導學則其教育之效必有可觀而他日國家之得人未必不資於此

(補)又撰道峯書院記曰書院之建本為藏修而兼

崇德報功之典故必祀鄉先生可為後學矜式

者立祠致敬以興起多士希賢之志焉

(補)二十四年江原道觀察使狀啓以為高麗忠肅公

元冲甲義烈久而不泯嶺原城乃其據破守敵之地

請立祠賜額上許之

(補)二十六年體觀察使李元翼刱建武烈祠于平壤

祠舊揭五公畫像丁卯亂後只存石星李如栢像餘皆

見失遂代以位版詔使朱之蕃題正堂南楹曰義胆

忠肝氣作山河雄萬里威容德範思深銅覆奠三韓

又題门楣曰壯猷完節

(補)三十六年全羅道儒生疏請忠烈公高敬命私祠賜額大臣以爲私祠賜額非常例實係特恩上命賜額曰襃忠

(補)仁祖二十年仁同生員張榮以其師張顯光私自并享於文忠公鄭夢周臨皐書院一道士論咸以爲文忠公東方理學之祖故雖文正公趙光祖之道德文康公徐敬德之學問俱在配食之列則顯光雖賢不當并列榮怒其異己罰其主論之人於是典籤鄭儁以文忠公後孫疏白其事命下禮曹議禮曹以爲書院配享位次全在士論之歸一初非朝廷之所指

揮尔洙子孫之干預請寢其疏政院駁啓曰鄭夢周
百世師也後賢之并列同享决不可而張榮之排公
議罰異己擅自隮享誠爲可惡此事初不上聞則已
旣上聞而該書之不爲明好惡定士論極爲未安上
命自本書據禮指揮禮書啓請張顯光依公論配享
以定祀典從之
補三十二年慶尚道觀察使啓言書院所以待學問
藏修之士而俎豆之享必以一世所明知可以師表
者當之而今也不然爲士者不事學問所祀者或非
其人請自今新設處皆令報禮書議朝廷必準許然

後朔達禮曹覆啓請依狀請施行而已設處曹自本
書行移憑問其所祀誰某則鄉人自不延諱而不報
其濫雜可知其中最甚者按考勿祀而入院之士亦
令道臣擇置院長俾盡教育之方時加揀試以爲澄
汰之地宜矣傳曰揀試澄汰似涉過當更爲酌處禮
書請亡令極擇院長使無濫雜之弊傳曰若無定限
則必爲不學者之淵藪問于大臣參酌定數大臣議
以五十人定額傳曰無過六七人更爲酌定禮曹啓
只定六七人事體埋没請令各道參酌多少無過二
十人或恐得中傳曰姑爲置之禮曹啓道啓本意只

欲新刱祠院轉報朝廷得準乃許而臣書妄意裁制
失於慎重今有姑置之教而旁其轉稟立祠之請施
行不難請依狀施行上允之
(補)孝宗四年全羅道儒生上疏以爲南原卽故兵使
李福男殉節之地黃進本鄉也請於立祠之處并賜
御額大臣以爲事係特恩上并命賜額李福男祠曰
忠烈黃進祠曰旌忠
(補)六年命勿賜疊設書院之額時書院漸盛鄉校儒
生咸歸書院良民避役者皆稱院僕爲弊多端故有
是命

(補)八年忠清道觀察使徐必遠狀啓言書院私建有弊而院奴未有定額請禁其私建毁其濫雜定其額數上從其言禁書院鄉賢祠之私建首唱儒生定罪賜額書院給奴婢七人未賜額書院給五人鄉賢祠則給一人使之看護而并令汰其額外時撤毁者只數處而私建募入之類紛然相继莫之能禁焉

(補)資善宋浚吉啓曰窃聞皇朝方孝儒一代之罪人萬歲之忠臣未數年梓行其文集且許專祠天朝規模氣像寬弘深遠我朝成三問朴彭年輩實孝儒之儔也三問曾居連山彭年曾居懷德皆有賢儒祠學

子願以兩人餟食此非專祠之比猶有所不敢伏乞
聖明依明朝之典特賜允許以補風化大臣議不一
遂寢

(補)顯宗四年賜楊州石室書院之額仍命致祭而京
畿觀察使吳挺一不以守令差祭以前啣官差定而
終不來叅牧使閔熙不送香陪校生及指路人等祭
物只送一承牲禮書啓請并推考從之

(補)時朝廷雖禁祠院之私建者而私建相繼請額紛
然上皆據法不許禮書或請施則輒下嚴教自是無
論疊設新建如定州之鳳鳴書院礪山之竹林書院

遊岐之風巖書院安城之道基書院禮曹并不許賜額後因叅贊宋浚吉進奏特許至於龍岡之鼇山書院以邊塞特為賜額以激勸之

(補) 五年清北御史閔維重奏曰江界郡先正臣李彥廸謫死之地士人建祠俎豆而尚未賜額矣上命賜額而建有故不及擧行至九年始賜額曰景賢令本道都事致祭宣額本院已於萬曆四十二年(光海甲寅)賜景賢之額道臣啓聞禮書啓請新頒額板還取來燒于香室

(補) 肅宗元年戶曹判書吳挺緯劄請申明孝廟丁酉

定制禁今後私建書院者令諸道啓聞勿施募入院
奴婢定額外汰補軍丁校生之圖屬書院者并令還
屬校籍不入校籍而冒赴者依法懲治令下備邊司
備邊司覆啓到今追論不無紛紜之弊宜自今重須
丁酉定制俾得遵奉爲從之

(補)二年禮曹啓曰因吳挺緯劄子外方書院奴婢已
有定制而平壤仁賢書院即箕子腏享之所蒙養齋
即高句麗乙支文德之祠太師東來之後始爲禮義
文物之國文德破隋之擧大有克敵保邦之功不可
與他書院一例定額道臣有此參酌加定之請〻令

廟堂議從之

(補)恭贇權愈奏曰臣奉命嶺南回還時過禮安陶山

書院即先正臣李滉藏修之所也亶廟朝特給奴婢

各一人又給一店以爲永久守護之道而一道多士

之所聚會猶未廷支給故募入若干民人得以給使

用而供多士矣今因重臣劄請募入之類舉皆搜括

實多渙散之憂文廟從祀諸賢書院宜施優異之典

其平生經過處祠院雖不可一一皆施特恩而至若

禮安之陶山慶州之玉山玄風之道東安陰之龍門

楊州之道峰延日之烏川諸書院則已募入者仍存

勿侵而更勿令募入似宜命禮書稟處

(補)六年嶺南儒生等建已卯名臣金湜祠以湜致命所也上章請額下禮書禮書以疊設防啓特命賜額

(補)安東儒生以文純公李滉先鄉建書院請賜額禮書以禮安有李滉書院已賜額安東未免疊設爲言教曰文純乃我國之儒宗雖配享於文廟其先鄉尚無賜額誠爲欠典特爲賜額

(補)滎陽禮林書院失火位版院宇盡爲燒燼觀察使啓請待其重建令該曹爲繕寫舊額下送本院從之

(補)命毁務安鄭介清書院介清務安官屬也有文才

頗慧黠文忠公朴淳教育而奬拔之及淳爲汝立等
所擠介請附汝立之徒攻斥淳甚力文元公金長生
常惡之嘗以公會隔帳而坐仍問曰君知朴相乎介
清曰以其家多書籍故欲考文字間或往來及汝立
獄起介清亦出逆招得其所著排節義論宣廟覽之驚
駭命詞臣作反排節義文頒布中外且得其與汝立
書有曰當代見道高明惟尊兄一人宣廟教曰渠
所謂道者何道耶可問之刑訊一次流之北邊其後
又出逆招未及拿鞫而先死於謫所門徒等祠院之
仁祖朝金長生疏陳其罪請毁其院仁祖從之至孝

廟朝時院猶存文正公宋浚吉以贇善進白之孝廟
教曰贇善之師亦曾疏達先朝已蒙允俞今聞驚駭
之言不可置之申明先朝成命即為舉行後令道臣
馳啓於是院遂毁及上之元年全羅道儒生羅積等
疏請建院禮書以兩朝成命覆啓上命議大臣許積
等請重建許之三年因徐日賓等上疏特許賜額曰
綠山至是全羅道觀察使任奎啓曰鄭介清書院重
建實由賊鎬之主張而鎬爲院長嘯聚無賴作爲淵
藪及鎬伏法之後道內諸儒齊會鄉校摘發肆兇之
類施削罰則悖妄之徒自知不容反肆其毒拔劒潛

入擧劉蕡通人耳類列邑悖儒轉相效尤習不可長此專由於介清書院之設也上命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鄭知和領中樞金壽興皆以爲當毀右議政閔鼎重請并毀郭詩金彭齡等祠上教曰依兩朝下教令禮官即速撤毀以正士習以杜紛挐之弊遂毀介清書院材木則俾修務安官舍田結奴婢屬之松林書院及義烈祠後己巳復許建院甲申因侍讀官李晩成進奏毀之

(補)命毀沃川郭詩金彭齡鄕賢祠詩有文華無行檢二十餘登第下鄕飮酒死於官門彭齡有隱慝孝廟

朝因儒疏撤毁上之元年復許建院至是因右議政

閔鼎重議并毁之徒復立影堂至癸巳毁之

㊓又年敎曰邱山書院夫子真像奉安之地事體自

别朝家雖無賜額院規則一依賜額例遵行又命給

田三結募入二十名

㊓八年閔維重進奏公私賤之娶驛吏所生之類自

前年申明事目還屬驛役矣江陵鄕校及孔夫子畫

像奉安之五峰書院文成公李珥之松潭書院典僕

之娶驛吏所生皆未免屬驛云鄕校奴婢與他公賤

有異書院奴婢或得屬公之賤或自本院買得若失

此奴婢則將不成貌樣似當有變通之道矣上曰鄉
校書院所關重大奴婢勿爲屬驛幷令還給
補時開城府崧陽書院欲以文正公朴尚衷入享而
或以爲文忠公鄭夢周東方理學之宗師宜以尚衷
配食或以爲尚衷生幷一世志同道合非如後學之
懸絶宜幷列士論岐貳莫能定留守李之翼轉聞于
朝命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以爲朴尚衷鄭夢周雖
曰生幷一世書院位次專以道德高下則尚衷幷享
恐未安別立一祠以享之亦或一道上從其議命立
別祠後爲院於五冠里而院基田民依文忠公書院

刱建時例命以公田代給

(補)沃川儒生上䟽曰本郡有文烈公趙憲祠宇嘗賜表忠之額其後尊爲書院仍以文敬公金集追享表忠之號偏而不該請改賜額號命賜號曰滄洲祠大司成金萬重䟽曰書院之設一道至有八九十者宮室之美守護之盛往往踰越聖廟廣占土田多聚閑丁羣居游談徒事餔啜不可不稍爲之制令宜一例停止勿許上請而其已設書院未及賜額者許令請額而且禁其疊設也從之

(補)十年左議政閔鼎重啓曰近來士習怠慢鄕校書

院稱以西齋募入或令代行焚香或稱禮物徵責米布云事極無據宜禁之上曰分付痛禁

(補)十三年領議政金壽恒啓曰士子輩苟有尊賢之誠則各自出力刱建祠院可也而今乃投簡外方有若朝家分定之物其弊不訾不可不一切嚴禁從之

補命洪忠監司建鄭忠信廟錄其後

(補)侍講官金昌協啓曰壬辰倭亂晋州一城受禍最酷死義最多而其中金千鎰黃進崔慶會尤其傑然者也其捍蔽一方功不下張許睢陽而朝家之特賜祠額褒寵極矣然臣於奉使嶺南時經過祠下堂宇

額廢灑掃無人春秋祀享亦不設行近處僧人慕其義烈每當城陷之日乞米於村邑作佛事以供云聞來誠爲惻然宜另飭本邑俾不廢闕也上曰祠宇旣已賜額而祀事廢而不行聞來寒心分付本道春秋祀享各別修擧勿令廢墜

(補)豐基儒生等私以黃俊良配享於文純公李滉書院參判李選上疏論其不可曰先正臣文正公趙光祖不幸爲袞貞輩所陷而死斯文短氣章甫含痛闕數十年未有白其寃者至仁廟初太學生康惟善唱議草疏忠憤激切上感天心大被奬諭及至大漸乃

命復官此雖由於仁廟聖明燭其寃狀而苟非惟善
叫閽亦何以至此明廟沖年嗣位權奸竊柄仇視正
論以光祖復官謂之尹任所慫恿而時則嶺人黃俊
良以成均學正受其風旨謂惟善嘗在泮主詭論將
中以危法賴人力救雖得免焉而猶勒停應擧所謂
詭論即指伸救光祖也以故得罪士論不齒於人而
後乃稍改其心從先正臣李滉講學頗見許可且有
文華而終未踐名路死後百餘年雖以嶺人之喜立
祠宇猶未有立祠者向時豊基榮川之人不恤公議
乃敢配享於文純公書院終有位版還黜之擧則又

訐訴於上主道臣利朴泯藉遂至還配夫俊良之黨
奸害正得罪公議詳載於惟善誌碣中而先正臣宋
浚吉之論以俊良所著朱書跋文之崗在李滉序文
之下者猶以為當去況可容議於俎豆之列乎伏願
下詢大臣亦去從祀命議大臣皆以為宜查問黜之
命下本道查問於是豐基儒生以李滉所撰俊良祭
文行狀為證而右俊良順興儒生以沈喜壽盧守慎
所撰康惟善誌碣為證而攻俊良觀察使朴恭遂轉
聞于朝命議大臣儒臣領議政金壽恒領府使金壽
興議以為俊良之受權臣旨勒傳康惟善應舉載在

盧守愼沈喜壽所撰誌碣中不営明白守愼及喜壽
之父鏈俱爲惟善友壻則知惟善事者莫詳於兩相
當時被誣推此可知與於腏食不亦僭乎査問得實
後令不可仍置右議政李瑞夏議以爲先正臣李滉
恭俊良文有曰指虛無而銷骨知盡出於憸隙盧守
愼沈喜壽所撰惟善墓文有年月差錯之可疑滉之
門人柳雲龍完護錦溪精舍守僧文有曰錦溪天若
假年吾知龍門之響儥於先生先正臣鄭逑亦嘗尊
慕俊良而故副提學李埈劄有曰俊良雖有失身權
門之誚晩年問學能自修飭埈乃私淑於滉而其言

如是〻非未定強令配食於義未安副護軍朴世采議以爲初雖有庇終當以文純愛惜之論爲重上命從多議遂黜俊良

(補)十六年復六臣官賜祠額曰愍節遣官致祭先是上將謁陵輦過露梁成三問等六臣廟感其節義特命致祭至是以復官賜額下詢領議政權大運等皆以爲爲親者諱爲尊者諱致祭文措語有碍故相臣許穆嘗以爲大不可今何可輕擧上曰以方孝孺言之其炳〻忠烈既是成祖之所許而其後議謚亦寬大之典則即今崇奬六臣似無所妨且以世祖朝當

世亂臣後世忠臣之教言之尤可見其嘉尚之微意也至如春秋為親諱之義予非不知而帝王家事異於匹庶故只欲褒其節義激勸後人則今日此舉有何不可且祭文措語有碍之說亦有不然者今欲褒奬者惟在節義之可尚則綴文之際有何嫌疑之端然大臣諸臣之意各有異同不可容易處之發遣禮郎問議于在外儒臣且待出疆大臣還朝從容處之

已而特命復官賜額

補安東有三太師祠享權太師幸金太師宣平張太師貞弼而以權金位次兩家子孫上疏論辨金壽一

曰麗史云甄萱之亂古昌城主金宣平與郡人權幸
張貞弼倡義討賊則不可以郡人爲主城主爲配權
愈曰麗史云權幸爲古昌城主李穡誌權廉墓曰權
幸守福州金安國曰權幸守古昌此是安東舊號也
先祖未賜姓之前以守安東明矣壽一曰先正臣李
滉記文列錄麗朝三功臣有曰金公宣平權公幸張
公貞弼其次序井井愈曰作文之體當觀結辭初雖
如此後乃結之曰彼一時事機盡出權公之斡旋故
民之不忘也在權公主之以權何害之有云爾則此
是斷案壽一曰三太師一行并列而權則居中其居

中爲上之禮有何可稽愈曰儀節言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而排作一行南面朱子答王子重書曰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居中而祖東考西大全中亦有曾祖居中祖東考西之圖而排作南面此爲明證命下禮曹禮曹啓以爲七八百年俎豆之禮因一金壽一謬妄之說輕議變改誠爲駭然此後祭享酌獻時以權太師爲先之義定式宜矣從之

(補)命以壽進宮紫塲之在衿川者劃給忠賢書院俾爲移建之基因進臣奏也

(補)進臣請申明書院疊設之禁上曰曾在先朝已禁

疊設士大夫之有賢行美節者享於鄕祠可也苟非
道德表著之人不當入書院自今以後無得疊設事
定式稟處

補二十年左議政朴世采請申明書院疊設之禁而
如從祀諸賢及大名賢當有優異之道非此而疊設
者朝廷待以鄕祠而不許賜額則規制益明矣從之

補二十一年大臣奏書院私建已有禁令爲士子者
請而後建可也今乃一邊建祠一邊來請士習可駭
若令外方不給烟軍則必不能任意刱設且刱建時
道臣地方官必無不知之理不禁私建者論罷定式

則法可行矣從之

補命以岳武穆合行於永柔諸葛武侯之祠致祭文頭辭倣關王廟祭文之例

補承旨尹德駿啓道德高下不係院之多少而紛紜疊設冒禁請額而改院不得不捧該書又爲兩端說話自上又令特爲賜額疊設之禁自先朝何嘗一番施行乎繼自今雖從祀大賢若疊設則勿捧請額疏宜矣從之

補又啓曰永柔鄭夢周書院有致祭之命而夢周道德爲百世師昔在宣廟朝致祭時祭文頭辭有講定

之命李廷龜時爲禮判盛陳不名之宜雖未知末稍處分之如何而聖祖尊德崇節之意可見矣丁酉年間故相臣閔昜重進曰致祭鄭夢周畫像書院而頭辭以致祭于文忠公鄭夢周云矣厥後昜重偶閱廷廷龜文集常歎其書名之率爾崧陽書院位版題字時上稟則宣廟敎曰夢周高麗人豈肯受本朝官爵雖有領議政之贈只書圃隱先生可也此亦不欲臣異代節士之義也今祭文頭辭定以高麗門下侍中忠義伯鄭公以爲永久遵行之例似宜矣從之

(補)禮曹啓曰故奉朝賀宋時烈書院致祭時本道所

差茶官一不來待不得已以前啣朝官塡差行茶云
事體未安本道監司洪受疇推考宜矣從之
(補)二十三年上以御筆賜白川文會書院東祠西祠
之額初宣廟以御筆賜額燬于壬辰兵燹儒生䟽請
舊額時詔使朱之蕃適奉使而來上命求其筆以須
之至是本院倣朱子南康縣學之制別立東西兩祠
復䟽請額上親書東祠西祠四字以須
(補)二十四年敎曰曾見文會書院宣祖大王特下御
筆額號而今也則亡予恐修儒宮之盛意泯而無傳
敢以拙筆書文會書院四字署以追續之意庶之遂

下御筆扁額又書下追續聖朝之美意重頒四字之
懸額庶盛事之不泯永有傳于千億
(補)二十六年大臣奏書院募入滋多軍額漸蹙道峰
書院朝家尊崇而聞其募入只以三十名定額自今
外方賜額書院募入定以二十名而額外盡令搜括
充丁未賜額則勿爲定給而募入者悉歸軍籍若不
待朝令私自建院則地方官論以重律事別爲定式
宜矣從之
(補)二十八年敎曰海州首陽山夷齊廟以御筆賜額
曰淸聖廟以寓千載起敬之意

補 侍講官李覲命奏請故忠臣成三問田土之沒入勳府者還給建山書院從之

補 三十年典籍明廷耉上言請更建其祖華蜀君明昇舊祠命議大臣皆以爲明昇非有功德而特以洪武壬子中書省咨送陳友諒明昇家口令不做軍不做民閒住過活云故列朝待之優異太祖朝賜明昇華蜀君祿陳理平漢君祿太宗朝賜忠勳世祿光廟朝勿侵明氏陳氏後裔敎旨而明昇身死後命刱祠於京城使其胄胤奉祠經壬辰兵燹其後昇之遺裔居海州者呈書監營請建祠則道臣轉聞自官建祠

云而此雜見於野史松都誌中禮曹文書不少概見到今累百年之後曰其後孫之上言建祠給奈揆以祀典恐不得當矣從之

(補)三十一年全羅監司閔鎭遠啓請私建書院地方官論罪首倡儒生停擧從之左副承旨李德成曰請自今如有書院請額䟽先令該曹考他處已設與否而處之似好矣上曰所達是矣與全羅監司所達一體定式可也

(補)三十二年禮曹判書閔鎭厚啓曰文純公朴世采曾以書院疊設禁斷陳達而有大名賢勿拘之請而

別無指的之人疏陳者輒稱大名賢設書難於取舍宜有明白定式也上曰書院疊設處令道臣申飭一切防塞可也

補三十五年教曰武烈祠宣廟朝爲皇朝諸將刱建者尚無致祭之事實爲欠典遣禮官致祭申飭守護其後每歲春秋降香祝行祀

補三十六年憲府啓請各邑所在書院合享一處使一邑之內無得各建而私建祠院撤毁首倡者論罪答曰依啓禮書判書趙泰采啓曰書院合享臺啓蒙

允士論必不帰一易於生弊請下詢大臣諸臣皆以

爲若毁已建之祠使之合享則士論必至紜挐自今
新設處本邑如有可以合享處合享配享處配享似
當矣從之
(補)又啓曰先正臣趙光祖享遷書院請額事有登對
稟處之命矣西北貿貿儒風不振光祖大賢似不當
拘疊設之禁也上詢于諸臣遂命賜額曰藥峰
(補)定書院下齋生數已賜額書院二十名文廟從祀
儒賢書院三十名未賜額書院十五後毋論從享未
從享賜額書院則皆以二十名定額
(補)三十八年刑曹判書閔鎭厚啓曰洪州六臣院額

已須以綠雲而以地名老隱故士子稱以曹恩蓋有
義意令不必改下院額以曹恩改付標而使院儒揭
板恐不妨矣從之
補遣臣啓曰生死之弊未有甚於近日至於奉命使
臣一時宣布德音些少便民之政而苟有形勢則民
必立祠庸騃之輩典一州而無生死則以爲羞恥哉
乎人人有之州州有之其弊不可言以今以後行關
列邑各期撤毁宜矣上曰末世守令之可合生祠者
豈多有之而諂諛成風曰一時要譽有此立祠若果
有特異之政則固爲可尚近來立祠不足爲貴 生存

文祠依所建撤毁可也

(補)江華留守趙泰老以忠烈祠新享洪命享位次啓稟禮曹啓曰論以爵次當在東壁判書李尚吉之下掌令李時稷之上從之

(補)特進官閔鎮遠啓曰漣川臨漳書院致祭祭官旣已發行祭文頭辭國王遣臣諭祭朱某之靈云臨漳乃朱子書院而以本朝人致祭之例書之似未安且啓聖宣武兩祠祝文稱朝鮮國王謹遣臣某敢昭告于云云則今當依此例而諸大臣皆以爲昭告于下當曰宋徽國朱文公宜矣上曰自今爲始永爲定式而致

祭日期如可及則改書祝文同夜下送下也

補 三十九年上諭承旨曰書院疊設之弊久矣請額之疏紛紜此無一切之法故也自今雖從祀儒賢如有疊設書院嚴加禁斷勿許請額事永爲定式

補 四十年禮曹啓曰廣州明皐書院乃賜額之院而壬辰以故判書趙復陽故副提學趙持謙一時追享而無陳疏仰請之事依定式首倡儒生任璹周朴再炫趙持常限三年停舉府尹李世勉罷職監司金萬重推考宜矣從之　自是凡有擅自追配者摘發論罷而配享位板亦命撤去癸未以後祠院私建者并

令撤毁而惟定州新安書院義州白馬山城姜邯贊
林慶業祠宇及洪翼漢祠宇雖是私建并令勿毁因
筵臣奏也
補四十二年教曰予惟根城有華陽書院啇山有興
巖書院乃兩先正臣賜額書院也揭額歲月已久病
裡筆畫乞拙而必親書楼板以下者所以寓予尊敬
之心也噫人主尊賢出於至誠則爾庶幾定士趍而
熄邪説予意夫豈偶然哉其令禮曺郎懸揭仍賜祭
補命立祠於南原祀壬辰戰亡天將李新芳毛承先
蔣表等三人又以吳興業追享於文忠臣李福男等

忠烈祠興業郎其時軍有司而戰亡者也

補)𨓏臣奏曰山川名號或符古聖賢所居之地則已有建祠今者咸悅夫子真像藏於南宮燧家亦且百年今方奉安于鄉校安香廳若別建祠宇於鄉校之傍則勝於閭家之藏而自今如此之處宜斟酌許施從之

補景宗元年因戶曹判書閔鎮遠啓以免稅田結賜額書院各給三結未敍罷之

補英宗元年領府事閔鎮遠啓曰慶州有先正臣宋時烈影堂權世恒爲府尹時世恒乘機蔑軍撤毀祠

守欽奘畫像進士韓是愈被杖殞命請首倡儒生嚴
查刑配上從之追奪世恒官又啓曰公州禮巖書院
朱夫子主享諸儒賢配食矣壬寅以後院儒以先正
臣宋時烈位版降置交椅下以賜額書院官給祭需
而先正位肆然廢祭請查出嚴治上曰五年停舉
(補)六年遣延侍致祭於諸葛武侯岳武穆合享之所
感先祖肅宗遺志也
(補)九年遣近侍致祭于文純公李滉陶山書院令本
道畫進書院及本宅
(補)十二年禮曹判書鄭亨益啓請孝寧大君建祠上

曰孝寧大君青郊之泰伯仲雍也特爲建祠賜額

(補)十四年命諸道査啓乙巳以後私建祠宇

(補)平安道觀察使閔應洙啓曰平壤仁賢書院即箕

子畫像奉安之所而崇禎癸酉重修後以祭物品式

稟乘禮曹請依崇仁殿例則其時大臣議以爲崇仁

乃前代始祖之廟仁賢乃先師之廟宜倣文祖之規

自甲戌連用大牢而過四五年後戊寅變爲豚牲中

間變改曲節久遠難徵祭享體重宜有釐定式禮

曹啓曰當時定奪時只曰宜倣文廟釋奠之規則本

道不以外方鄉校例擧行而直用國學太牢之規况

自戊寅以後代用豕牲令至百餘年之久而鄉校所
不用之太牢恐不可輕許從之

(補)左議政宋寅明啓曰朝家有祠院私建之禁故稱
廟而冒建者亦多有之儒生雖不施罰道臣推考守
令罷職宜矣從之

(補)五月安東儒生私毁文正公金尚憲祠上曰文正
精忠大節炳烺後世敢私毁其祠手亂民也首倡者
刑配

(補)十七年教曰凡令之解弛專由於撓攘不可不行
一切之法甲午後不稟朝廷私自建祠院及追享者

勿論儒賢大臣幷撤去而已故者外道臣罷職守令
拿處首倡儒生限五年停舉此後不稟私建者道臣
拿處守令施以三等告身之律儒生遠配其隱而不
聞者當以御史廉問矣大臣奏曰嶺南最多鄕賢祠
而不過村中數間茅屋道臣守令難以盡知而先輩
影堂守令生祠尤與學宮有異矣上曰鄕賢祠久則
爲書院生祠堂亦有禁令一體禁斷可也於是祠院
撤毁者凡三百餘所
㊓二十六年謝恩使趙顯命得文信國公遺像於燕
中歸獻上曰文丞相精忠義烈令人起敬曾聞六鎭

有皇帝塚云今以岳陸文建祠配享欸使二帝無臣而有臣也問議于大臣大臣以爲不便故曰卧龍祠卽宣廟御龍灣時興感命建者而岳武穆追配尔昔年曠感之聖意也卧龍欸復漢室武穆欸迎二帝信國欸存宋祚三賢之忠一也其以信國公同配于卧龍祠仍親製祭文遣臣致祭遺像模本下送同奉一室尋以御筆賜額曰三忠祠

(補)三十二年命圖石潭書院及幽居以進曰聖學輯要起感也

(補)三十九年弼善李憲默入侍時上下詢玉山書院

事蹟仍命本道監司圖書院以進
(續)今上卽位初舘學儒生請賜額于尼城闕里祠批
曰自泮宮至于州縣旣奉大成殿若闕里祠郞儒生
取名寓意之處非朝家指揮之所也且欲東廡西序
前殿後庭則一邑之內又一大成殿事甚瀆矣不許
(續)七月禮曹啓曰釋奠祭以卒哭前不爲擧行社稷
祭則在於上戊初九日卽卒哭也同日設行未知何
如書院祭則在再丁日而釋菜旣不得設行書院祭
何以爲之答曰社稷則雖卒哭以前亦可祭之今豈
以卒哭同日而廢之乎釋奠則雖以卒哭前不行曰

此而并與卒哭後書院祭而不行實非隨時變通依例行祭之意知委

(續)傳曰華陽書院致祭時右副承旨進去萬東廟懸板當親書孝廟御札帖後跋文亦已親製親書受香日同爲賫去

(續)五年遣承旨致祭于四忠祠命錄用四大臣子孫因重逢辛丑前甲而起感也(詳見禮考)

(續)傳曰御極以來迄未遑焉以予尊慕景仰之心歎愧實深遵故事有圖上基地之命及今舉行左極允當慶州玉山書院禮安陶山書院遣官致祭祭官祀

品依年前華陽書院致祭時例仍命兩書院圖畫以

進

(續)又傳曰兩先正書院月前致祭時此先正書院豈

不并設兩予自幼篤慕文成之學曠世之感誠不淺

淺古所謂朝暮遇者卽實際語也伊時適曰手編先

正文字擬待訖工仍命賜祭矣今則冊子旣成先正

文成公紹賢書院遣承旨致祭之文兼有親撰以置

者該房龍謄内閣精寫傳祝○傳曰禮書謄錄之未

無宋先生配食之語故致祭傳教中遺漏矣今聞丙

中年追配之故原謄錄不書然則此先正祠廄烏可

不一例致祭年祭文亦令內閣知製教撰進丙申華陽書額戊戌太廟配享事添入句語撰出

續又傳曰昨日有紹賢書院致祭之命矣進聞道臣之言此書院即配享云更思之果然御製祭文體重當行於主享之院至於紫雲又在先正墳墓之鄉昨日所下傳教中紹賢二字改以紫雲書出配享位設祭云亦有例金文元公朴文純公祠版承旨亦一體眞膺祭文令內閣詞臣撰進紹賢書院致祭不但已有成命此地即先正杖屨之所而朱夫子主享先正李文純李文成趙文正成文簡金文元東西配侑共

可謂盛矣其中一先正追配之舊甲重回事亦不偶
綸命旋寢心有所缺依初下教致祭主享位祭文當
製下配位祭文亦令内閣撰進
(續)傳曰陶山書院致祭後業欲下教而未果況於寧
臣李憲默陞資之後尔不可一爲一[illegible]先正李滉奉
祀孫令該曹隨品復職調用先朝紫雲書院致祭時
有錄用子孫之命此亦繼述之一端先正李珥奉祀
孫或支孫間亦令該曹錄用
(續)六年教曰祠院之追享新設邦禁至嚴諸道此弊
庶幾止息而惟此嶠南一路尚不洗令曰緣春書圖

得闕題或郞舊而進配或乃黜而旋享鄕黨成蠻觸之場良丁占隱匿之藪使之一幷毁撤來頭叚除非進稟毋得自禮曹擅行之意著爲令甲嚴飭該曹仍爲裁闕知委於本道及又道兩都

(續)又年傳曰邈矣闕西距京敻越尚無帖乎士俗貿貿至若湖西海西俱是先正俎豆之鄕也扶植之所也不幸近日承訛襲訛因疑傳疑未見有衛正闢邪之效職由予忝在君師之職敎未下究之致豈道內一二人士之罪也予方反省歉歎倘使先正在世〻道胡至於此〻時曠世之感尤不容已西京華陽書

院海州石潭書院分遣閣臣及延侍之臣致祭而西
原則獨享宋文正而海州則趙文正李文純成文簡
金文元宋文正五先生與李文成配食云祭文亦當
親撰以下矣適值歲首宣傳下行号意竊以爲目下
要致合在於是故也
續傳曰向日松留應旨疏太學生林克疇等三人有
并享崇節祠之命而伊後取考文蹟本祠主享卽故
府使宋象賢等三忠臣也若以三學生并享則位次
旣有難便之端且以事蹟言之彼是勝國節士此卽
本朝忠臣未必并享一祠況克疇等俱以太學生并

殫本府學宮之傍則別建一間屋宇以爲安藏祠板
之所事下諭于開城留守崇節祠緫下致祭之命此
則依例擇日待香祝下去留守致祭後狀聞林克疇
等建祠後亦令留守擇日致祭
續承旨徐有防啓松都三太學生祠屋已畢役古例
宣額一節令藝文舘備望受點後使禮郞賫去鐫揭
似宜矣故曰禮郞往來有弊使留守舉行
續八年八月日陵幸時到坡州傳曰聞本邑豊溪祠郞
忠臣朴蓁輔吳斗寅李世華三人并享所而斗寅之
孫因其閭臣陪從令日遣提學吳載純致祭又傳曰

牛栗兩先正基在本邑而輦路雖不及致祭見邑誌紫雲書院先正文成主享坡山書院文正文簡父子并享云在朝家尚賢之意豈無致侑之擧紫雲書院坡山書院遣承旨明日致祭

續十年安東儒生等疏請文正公金尚憲西磵祠陞院賜額荅曰先正系貫是府遯跡是地是府是地烏可不以先正侑之祠以慰嶺人景仰之思爾等雖以陞院爲說予以爲就其祠宣額不改舊貫庶不悖於木石與居之素守八月遣承旨宣賜致祭又傳曰因納言疏語到文忠節義有所起感際此賜額文正之

祠事可謂不偶然江華忠烈祠卜日致祭以示朝家
尚風之意
(續)賜額書院募入二十名○外方祠院冒禁刱設
觀察使拿處守令三等奪告身首倡儒生遠配賜
額書院不稟朝家擅自配享者道臣重推地方官
罷職首倡儒生三年停擧○諸道各邑以影堂精
舍別立名目者依祠院例勘罪生祠堂一體禁斷